

樟
叶
著

作家出版社

晚春

莫言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春/樟叶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63 - 4790 - 7

I. 晚… II. 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1719 号

晚 春

作 者: 樟 叶

责任编辑: 潘 婧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题字: 莫 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6.75

插页: 2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90 - 7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晚春》读后杂感

莫 言

樟叶仁兄，三秦奇人。写罢《五福》，又著《晚春》。执着为文，不改初心。潜心史料，探微钩陈沉。访遗老于闾巷，寻隐士于山林。登古城望四野追忆英雄烈士；下渭滨掘厚土遥祭野鬼孤魂。尽半生之力成大著了却心愿；费三十万言圆旧梦论说废兴。《五福》写辛亥陕西举义大气磅礴；《晚春》叙丙寅西安围城天地动容。姊妹篇章、伯仲唱和。珠联璧合，相辉相映。

西安围城之役，始于初春，毕于隆冬，历时八月有余。其间局势之错综复杂，战斗之激烈残酷，均属世界战争史上之少见。研究这场战争的资料浩如烟海；民间传说部更是五花八门。以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场战争当是诸多陕籍作家之夙愿，樟叶仁兄却以业余作家身份捷足先登，作为他的朋友，与有荣焉；在未成书前先读手稿，不亦快哉！

《晚春》立意高远，仰观俯察。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条分缕析了当时的天下局势，理清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来龙去脉。书中涉及到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纵横捭阖，议论风发。龙争虎斗、鼠窃狗偷。秦楼笙管、野寺梵钟。虎将问计于文士，英才筹划于陋室。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山河破碎，天下无数兵匪。围城内外，有多少阴谋诡计，有多少奇思妙想，有多少豪情壮志，有多少流言蜚语。作者兼用泼墨写意与工笔细描之法，表现了这场战争的整体面貌与局部特写，读罢给我留下震撼印象。作者用大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这场战争对北伐战争

乃至后来西安事变的重要意义。以议论入小说，是樟叶的长项，这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肯定有人不喜欢他小说中的议论，但我喜欢，因为我感到这些议论的口吻不是说教，而是说书。

《晚春》绘声绘色，手舞足蹈，讲说了一个个血肉横飞、英勇悲壮的战争场面，让我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嗅其味。无论是城东北角豁口之战，荐福寺争夺战，还是黄雁村抢粮战，都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而那些运筹帷幄、斗智斗法的文场，亦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不同凡响。书中众多的人物，从将军到士兵、从酒徒到贩夫、从书生到小姐，从富商到乞丐，都卷入战火中，成为这场历史大戏中的角色。樟叶写人物有他的身家套路，基本上是继承着古典小说之反描手法，间或亦采用西洋小说之心理描写。虽有个别人物如丰裕仓粮店的大公子毕文仲等人的心理刻画略嫌简单，但基本上还是人多有其面貌声口，是那时那境之人，令我信服。

《晚春》用了一个孤儿寻母的结构，如同沿着一条幽巷进入一座神秘古城，读者跟随着寻母的孤儿，从当今的太平盛世进入历史上的围城之役。这应该是一个巧妙的构思，避免正面强攻的难度。由寻母引发的寻夫、寻子的重重悬念，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与可读性。但太多的巧合是否过分人为？还望作者思之。

攻城与守城，是战争的主要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安守城之役，是一场经典之战。我相信《晚春》之后，还会有描写此役的小说出现，但《晚春》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她是作者心中的西安围城之役，正是：

大手捉巨笔，我心写我言。

长安春来晚，古都花未残。

只为争时节，不畏倒岁寒。

西北有王气，蔚然成大观。

目 录

序：《晚春》读后杂感 / 莫 言 / 1

第 一 章 蓝布包袱 / 1

第 二 章 景云钟 / 16

第 三 章 报告会 / 35

第 四 章 茶铺子 / 53

第 五 章 通过封锁线的老妇人 / 68

第 六 章 激战豁口 / 91

第 七 章 丰裕仓 / 112

第 八 章 南哨门和荐福寺 / 132

第 九 章 潜 伏 / 152

第 十 章 问山寻祖 / 170

第十一章 女 儿 /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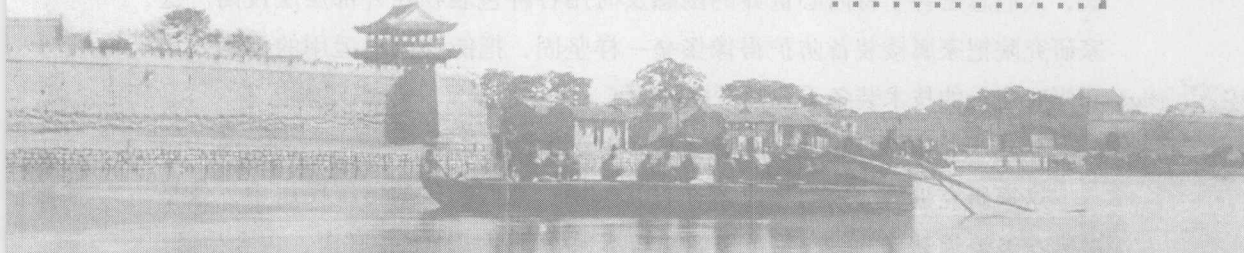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饥 荒 / 208

第十三章 负土祭灵 / 227

跋：守望故乡这座城 / 秋 实 / 243

第一章

蓝布包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当中华大地又一次向世界敞开胸怀时，在古都西安，人们以明代筑城以来，规模最浩大的西安城墙全面修复工程，迎接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在西安人的心目中，过去几百年间古城墙受到的磨难伤痛太深太多了。

“古城”这两个字在西安人丰富多彩的世俗字典里，不仅是沧桑历史、文明都会、灿烂文化的代名词，也是对身边明朝工匠们修筑的城墙的爱称。无城何言都市？明西安城周长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面宽二丈有五，城墙中心是层层夯实的三合素土，外裹墙面均由一米厚，清一色巨型青砖砌筑。从一些残存的墙体断面看，砖缝之间似用滤清的石灰膏粘结，但在西安民间经久不息的传说中，则是由秦岭沔河盛产的糯米加上渭北旱原出产的土糖，用大锅温火隔夜熬制出浓汁，沟浆灌缝而成。西安城南有秦岭依偎，北有渭水拱护，东面各有潼关大散关据守屏障，方方正正地安卧在秦川关中渭河河谷。因为有城墙，使西安传统意义上的城郭更完整，使祖宗“高筑墙、广积粮”这句遗训得到完美的展示；因为有城墙，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演绎历史的舞台；因为有城墙，使农耕文明规划的城乡尊卑界线更清晰，于是有了“离城一丈都是乡棒”的儿歌传唱。简而言之，西安古城墙为市民筑起牢不可破的心理屏障，为古都人自鸣得意平添了骄傲、荣誉，成就过许多人梦幻般的理想。

紧靠城墙西南角附近，有一栋国家级生物研究机关的家属楼。这是一栋八十年代初落成的七层砖混结构的住宅楼。从楼的外表看：不加粉饰的清水红砖，整齐划一的沙浆勾缝，启明发亮的合金窗户，严密封闭的防盗铁网，各种材质包裹起来的阳台阳台，推拉式密码识别的安全门和腰间配备对讲机的门卫……总之，有学问的人爱动脑筋，如同习惯于将丰富多彩的思维用斯文的眼镜、紧扣的袖口、艰涩的言词包装起来一样，保护自己是人生第一要诀，人们总是善于将内心世界的困惑及时用各种包装物在外部层层设防。这家研究院把家属楼装备防护得像堡垒一样坚固，把能够调动运用的福利要素和当时流行的技术装备手段都考虑进去了。

一九八七年腊月三十，西安迎来入冬后第二场大雪。

这家研究机构的家属楼座落在青瓦素墙、高低起伏的传统民居中，像是被雪花波浪涌动起的一座银色琼阁，与不远处的明城墙遥相呼应，古今生辉。站在住宅楼高处四下望去，附近街区道路成了烟花爆竹的海洋，时隐时现的飞天礼花和突然炸裂的爆竹勾勒出古城棋盘式街区布局的壮观景象，描绘出历史曾经多次在这里演义过的生命搏弈的市井风情。入夜以后凡是住在古城高处人家，都会被响彻大地回荡天外的爆竹声吸引，情不自禁地让眼睛暂时离开狭小的电视屏幕。推开窗扇眺望，脑海乍然起伏开朗，眼前呈现一幅由声光电和烟花爆竹组成的闹春写意泼墨，给人时人旧事，古韵沧桑的视觉美感。

今晚人们用难以割舍的激情延续着爆竹声声除旧岁、瑞雪纷飞迎新春的民族传统，全体市民精心准备了一场吉利、喜庆、气度非凡的烟花爆竹盛宴。都市早已远离农耕文明，也许城里人并不在意公元纪年和农历四时八节所包含的意义，乃至两者相互换算的方法，但大多数人知道，除夕夜的爆竹礼花是万炮齐鸣的号角，是春之女神身披雪绒绣衣，乘着夜色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叩响春天大门来到人间的标准时刻。

也有一些对生活、喜庆、使命等人生命题有独到见解的人，仍然按照长期养成的习惯和自身生物时钟的轨迹运行着。赵少伦家住在三单元五楼西门一套约八十平方米的住宅，此刻他正从长沙发上昏昏欲睡的状态中被黄河牌电视机播送的钟声唤醒。他敏捷地从沙发上坐起，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右腕上那只新近风靡全国的香港产电子手表，习惯性地揉搓双眼，起身到客厅一角

的浅绿色进口东芝牌冰箱前，取出一块妻子昨天回娘家前烙的死面葱油饼，穿起新近购置的鸭鸭牌羽绒衣，背起一个蓝布包，带门下楼骑上心爱的六九型凤凰牌自行车，拉上衣帽缠好围巾，出门蹬车时才发现，新年钟声似乎把全城的男女老少都催促到街市上。他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兴高采烈的市民，遵循自己设定的爆竹有效杀伤距离……骑着、骑着，响亮的鞭炮声唤醒了心底一丝不曾有过的迎春接福振奋。赵少伦想起了儿时老人们讲的知识：在中国人的眼里，爆竹烟花不仅是迎接春神的仪仗，是驱魔御鬼的先锋，更是祭奠祖宗香火，讴歌生命周而复始的盛典。他在热闹的爆竹声中壮胆骑行，眼睛露出不易觉察的欣喜，迎着雪花向二公里之遥的革命公园慢慢驶去。赵少伦对春节有着超过常人的期盼，每年年三十晚上走向革命公园的路程，记载了人世间一位儿子寻找生身母亲的艰辛和历程。

故事得从赵少伦的身世说起。

赵少伦时年四十九岁，中等个头儿，圆脸盘，白皙的肤色，微微鼓起的双腮，浓密的卧蚕眉下一对儿大眼睛，平静如水不动声色。按说赵少伦儿女双全，妻子贤慧，学术上也有研究员的职称，可是为了寻梦，每年除夕妻子都会带儿女回娘家团聚，赵少伦则独自到西安市中心革命公园守候亲人。

赵少伦从孩提到成年，“大眼睛”一直是他响亮的绰号和骄傲的别名，少年时周围的人说他的双眼天真得清澈见底；等到嘴角长出稀疏的汗毛进入青春发育期，学校的女生们私下夸奖他的大眼睛有苍白冷酷的美，像古希腊神殿里的石雕，具有勾魂摄魂的魅力。成年后当面评论大眼睛的人虽然不多，但公认他的双眼深沉得让人猜不透，只是由于披挂子不够高大威猛的缘故，没有被划入美男子的行列。总之他向世界展示的只是那双不动声色的大眼睛，却成功地构筑起与人交往的防线，成了同事眼中让男人揣摸不透，让女人心旷神怡，在世事人际交往中可有可无的闲人。赵少伦虽然很少能直接听到外界对自己的议论，但知道自己天生一对大眼睛，像平静海水下面隐藏着激荡起伏的暗流。赵少伦自懂事以来内心世界就有无数个为什么需要解答。人生的喜怒哀乐却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用自然眼神去宣泄表达。在初中生这样容易产生反叛心理的年龄段，有位外号叫“眯眯眼”的同学在背后称他是“没爹少娘的大窟窿”。赵少伦曾几次暗暗下过决心，自暴自弃地幻想用钢针丝线

缝闭那扇心灵的窗户，险些落下残疾。

这一切起源于对自己身世的疑问，赵少伦的前半生与一位赵王氏的老夫人相依为伴，称老夫人为娘（陕西方言，读第四音，对父辈女姓配偶的尊称），或称娘娘。老夫人直唤他大名少伦，这种称谓直白地告诉刚刚懂事的赵少伦，王老夫人不是自己的亲娘，直至一九八一年赵王氏以九十岁的高龄乘鹤西去，撒手人寰。

一九五八年仲夏，二十一岁的赵少伦完成高中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L大学，行前那天晚上，王老夫人第一次对赵少伦讲出他的身世。王老夫人说：

“一九三八年腊月二十三日，娘娘与阿公（陕西方言，媳妇对公公的尊称）、夫君拜完祖宗送走财神正打算上炕歇息，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门环拍得（陕西方言中“得”多读“地”音）咣咣直响。我连忙点起油灯，与夫君一起开得门来，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位青年女子。青年女子身穿阴丹士林棉旗袍，留短发，怀中抱着一个八个月大的男孩，自称是阿公家的世交，有急事面见阿公。你知道咱家世代在西安城内做文物字画生意，阿公与许多门户都有生意上的关系，谁是谁的女子，谁把谁叫啥我数都数不过来，再说天寒地冻的腊月天，一个女人家怀抱着孩子上门见阿公，一定有难事相求，我自然不敢怠慢，忙引她到阿公住的上房……”

“这个青年女子怀里抱的是男娃还是女娃？”赵少伦急切地问。

“是男娃。走进阿公屋内，青年女子凄凄惨惨地低声哭叫了一声‘赵老伯！’眼泪喇喇地淹满了脸蛋子。阿公戴上花镜定神一看说：这不是刘家大姑娘吗？遂吩咐架炭拨火，烧汤下面。待我到厨房拉风箱和面滚了一碗面片子汤端进阿公住房，只见阿公怀抱着孩子，身边床头放着一领蓝布包袱，送孩子来的青年女子已经不知去向。这襁褓中的男孩就是你！”

赵少伦和赵王氏一直住在城中心钟楼附近，一条名叫庙里的小巷深处的一所独门独户的小院里。小院是缩小了的关中四合院结构，门楼虽只有四尺宽丈五高，但门敦、石狮、挑脊、飞檐、青石踢脚、镂空砖雕寿禧图、黄铜门炮钉一应俱全，光滑且略带黑色的砖墙门楼表明宅院历史久远和主人严谨勤劳的秉性。院内上下左右对应各三间安间大屋和两间厢房，其间堆满旧家

具和古书老画，这是他们的生计源泉，王老夫人靠不时变卖些家具、字画平静过光景。小院也是赵少伦慰藉少年心灵和护佑弱小生命的堡垒。赵少伦少年与同学吵架时，第一次被羞辱为“从石头缝里憋出来的野小子”以后，经常躲进这些房舍，睁大眼睛呆呆地凝视窗户纸，或费尽心思猜测自己身世，或漫无边际地幻想自己未知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虽然赵少伦深知王老夫人对自己疼爱有加，甚至超过一般有父母的孩子，但孤独、沉思、幻想像一首首安抚心境的无声神曲，步入了赵少伦的日常生活。王老夫人的话像夏日突然破天而降的瓢泼大雨，赵少伦身心都湿透了，惊呆了。

王老夫人并不在意赵少伦惊愕的表情，继续平静地说：“你当时睡在阿公怀里，阿公一只手轻拍你身上的包袱布，两眼却直楞楞地望着房门，眼镜片子里似乎穿透着一股几十年来我从未见过的伤痛。我和夫君站在一旁不敢出大气，生怕忙里添乱，惹阿公生气。俗话说‘七坐八爬、九个月喊大（大，关中方言父亲的称谓）’，可那天你出生刚刚八个月，还是个襁褓中的月月娃，除了会哭啥也说不清！过了一会儿，阿公怕你饿了，叫我到厨房搅了一碗甜拌汤（关中方言，面糊糊），可你一口都不吃，想必是又记起亲娘那一口奶水了！我与丈夫没有子嗣，没有经管月月娃的经验，可你倒好，一进门就像个使蛮发威的小豹子，不停点地哭！哭着哭着屎尿拉了一裤子……不说了，不说了，过去的罪好受！你如今已长大成人，还考上了个好大学，你亲娘有知这天大的喜事，不知道该怎样高兴呢！”

“当初抱我到咱家的刘姑娘叫啥名字？是城里谁家的姑娘？她是我亲妈？”赵少伦急切地问。

“看俺娃都考上大学了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说话瓜的急的蹿的，把你抱进咱家的刘姑娘就是你的亲娘！我自小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男人家说话也不在人面前就（陕西方言，站立的意思），刘家姑娘的身世说不清楚。但阿公临老（关中方言，逝世的意思）时把我和丈夫叫到床铺前，身后事只交待了一件：你姓刘，名少伦，是你娘把你送进咱家时当着阿公的面给你起的，阿公为掩人耳目，交待我们对外人讲你是抱养的，取名赵少伦。阿公与你的亲爷是拜把子兄弟，两人参加过西安辛亥革命，在刘振华西安围城时一起打过仗、立过功，你爷是阿公的救命恩人，两人在战壕里立誓相约，谁死在谁的前头生者要照料死者后人终生不悔。刘家姑娘当时因形势所迫，要连夜奔

赴延安，情急之下将你托付给阿公抚养。赵家对你只有养育成才之责，决无过继顶门之实，当儿子一样亲，不能当儿子一样用，待你长大成人再说明真情。当初阿公与刘姑娘还约定：等到条件允许，每年大年三十夜子时，带上你和这件蓝布包袱，去革命公园革命亭前，等候刘家姑娘，把你和这件包袱一起归还给亲娘。阿公还说你是英豪后人，要我和丈夫跪在他面前立誓不侮门风，替他拖孤还母、替天行道……”

听到王老夫人一席话，赵少伦浑身发冷，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鸡皮疙瘩从脚心泛起，呆呆地瞪两眼望着房屋顶棚，脑神经一时间停止了活动，浑身瘫软一屁股落坐在地上。此时的赵少伦已经远离了少年儿郎遇事常有的那种慌乱和蠢动，很快让心速平静下来，他有数不清的为什么需要破解！

老夫人接着说：“从你五岁起，不管天有多冷、地有多滑、雪有多厚，阿公和我每年年三十都领你去革命公园等候刘姑娘，好让你回到亲娘的怀中。可十几年来，阿公先走了，夫家几年后因绝症过世，都没能看见你们母子相认！俺娃的命好苦哇！世间小猫呀小狗呀都有老子陪着，你却只能和我这个没文化的老婆子相依为命，老小老小的，你给我挡风，我给你遮雨！”老夫人说着竟低声哽咽起来，一滴滴眼泪从眼眶中流出。赵少伦有生第一次看见王老夫人泪流满面，禁不住一头扑进老夫人怀里，用双手来回擦抹老人的眼泪，高声哭喊着：“娘呀、我的娘呀！你就是我的亲娘！”

待到两人平静下来，王老夫人继续说：“明天你就要离开西安到北京念书。北京是个大地方，要把心收住，把书念好，也不枉我养育了你一场。说到底天下女人的心思都一样，当妈的都盼儿功成名就，有个好行当，守个好饭碗。刘家姑娘祖上有功德，阿公的心思也没白费，少伦终有好报应！娘娘我还有一个要求：随着年纪我的腿脚也不灵光了，不能事事都陪着你，每年寒假你必须回家过年，三十晚上一个人到革命公园等待你亲娘，一年不见，终生等候！这是我赵家阿公的遗愿，也是我对你的唯一期望。少伦听真：娘娘的话你都能应承吗？”

老人的话语虽然不多，却给于赵少伦生命中开始萌动寻母的一股力量。赵少伦脑袋快速思索着，二十年养育之恩使脚根子软了下来。他哭诉着跪倒在老夫人面前，起誓永世不忘赵家的抚育之恩。

赵少伦从小随老夫人睡，直到上初中时才在厦房有了自己的单独居室。从那时开始少伦养成了一个习惯，伺候老人上床安歇后才回到自己的居室自习功课至熄灯入眠。那天晚上老人尽情尽兴，大喜大悲地叙说了埋藏在心间多年的话，不觉打起哈欠，困眯了双眼。赵少伦连忙用湿巾擦净凉席，用蒲扇驱赶蚊蝇，放落印有白花篮竹的湖州麻质蚊帐，安放好瓷器凉枕。又从厕所角落取回早上倒清洗净的黑釉耀州窑便盆放在床前，扶老人上床后才推窗闭门走到室外，

盛夏的西安气候异常干燥酷热，入夜后太阳虽然移到了地球的另一面，但白日里阳光灼热地表层所储存起来的持续热能，正慢慢地发挥到夜空中。城市建筑群像是一座巨大的聚热容器，当时电风扇还是奢侈品，刚刚现身市场，城里人大多依旧采用纳凉静心驱暑法，安静地坐在夜空下摇蒲扇、品凉茶，依靠自身肌体交换功能渗出汗水，静度夏日。赵少伦怀抱老夫人交给的蓝布包袱回到自己居住的厦房，已是午夜时分，他环顾了平日居住的小屋，床铺、书桌等家居什物依然井井有条，窗明几净。老夫人精心为他上大学准备的铺盖卷、手提箱、洗漱网兜等行李整齐地靠在墙角。祖屋里散发着陈年土墙在闷热夏季特有的那种淡淡的、凉凉的、让人心静如水的陈土烟焦香味。赵少伦已经记不起曾经多少次把自己封闭在这间屋子里，为少年人生的困惑烦恼，一次次地寻找精神突围。老夫人的一席话终于让他看到了解开迷团的希望。赵少伦隐隐约约感觉到母亲当年一定遇到了什么无法抗争的困境，不得不把刚几个月的骨肉寄放到与父辈有世交之谊、值得信任的赵家抚养。虽然说好了条件允许时母子在西安革命公园革命亭前相聚，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了，母亲却始终没有露面。妈妈眼下在何处？靠什么过活？解放这么多年难道妈妈没有机会回西安寻找托孤亲儿？世上究竟有多少与自己有关的故事需要挖掘猜想？他把目光落在儿时似曾相识，却从未打开过的蓝布包袱上。

赵少伦把怀中的蓝布包袱放在书桌上，费了很大劲儿才解开用包袱四角精心捆梆在一起的，年代久远的双十字结。摊开蓝布包袱皮，露出一摞用丝线严密捆扎，用油纸细心封存，四楞见角的包裹。由于时间的侵蚀，有些地方油封纸已松脆开裂，露出约一尺长八寸宽五指厚的八本线装书册。赵少伦小心翼翼地解开丝线揭开油纸，八本有陈旧搓揉痕迹蓝布封面的书册呈现在眼前，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册，坐在灯下仔细翻阅。

翻开书册张面，赵少伦发现，手中书册的格式类似小时候在电影里见过的地主老财家的账本，用比较精细的黄色绵纸装扎而成，上面印有不规则红线条构成的简单方格，与竖行中式毛笔信笺接近。书册上用急促的蝇头行草小字记录着数不清的人名、籍贯、死亡原因及地点等等，是一本与战争死亡有关的花名册。急于弄清自己身世的欲望催促他从首页开始，匆匆阅读。

最上面一本书册的扉页中间夹有两页素纸，上面用毛笔写有一首七言绝句及附留言：

长安战事逢春生，
生灵劫骸火毁城。
晚春时节书生气，
肝胆啼血壮士凝。

一九二六年春节起，当古城春天刚刚起身舒展的时候，长安城特有的宁静被军阀屠城的传言骚动。前任省长刘振华率十万镇嵩军从河南向长安一路杀来，消息在市民中渐渐传播开来，屠城的恐慌传染给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家人做应对盘算。先是一些城里的有钱的主儿三四月间采取走为上策的兵法之道，趁更深夜静携家人细软奔赴他乡。进而大批的乡间财主深信不疑古城城高水深坚不可摧，赶着装满粮食的骡马大车涌进城中。四月下旬杨虎城率近五千兵丁从北门进入西安，与李虎臣、卫定一等将领联手守城，城中的骚动表面上才慢慢平静下来。

一九二六年坚守长安城之役，同窗好友相约：在这场保卫战中，城内军民据守城池、同仇敌忾，高呼就义、东市骈捐、西市校兵势如当年法兰西革命；城外兵匪曲江掘沟、汉城筑台、血殷无故、邪光并寒，似古巴比伦之役意欲屠城。呜呼！国民革命以来，观古今论中外唯此役由兵民商学并肩，农工夫贩之助，老幼妇孺共铸！堪称惊天地泣鬼神。将长安城保卫战的史实、功过、天地良心、兵祸国难用英烈的名姓从即日起以笔墨日记月累，以灵肉之躯记载国人走向共和的历程，用血性不屈诏示后人永世不忘。后人无论男女贵贱，世事无论战乱太平，纵然弃田毁屋破财伤命，也要将这份名册

世代相传，祭死者于民心，励生者于刻铭。

立据执誓人：

三原城关何一凡；

长安贾里刘亚东；

富平流曲王见文；

大荔许庄吴良诚；

扶风城关史仁天；

榆林吴堡白文彬；

礼泉城关毕文学；

安康五里孙家骏等

民国十三年五月（1926年）于五味什字江西会馆

赵少伦一目十行地翻阅了这包沉甸甸的书信，用手轻揉有些困倦的眼睛，以高中生的阅历和成熟，对文中提到的西安城保卫战，脑海中展开城里男孩子从书本上初步研习的思维想象，却只有疑问和困惑：自己从小生息成长的古城，历史上发生过如此惊天动地的战争？何以称其为法兰西革命？为什么身边无论是老师、长辈从无人提起？方圆十四公里的城郭内九个月战事死亡五万军民，赵少伦不禁毛骨悚然。但此刻赵少伦的注意力并不在有关这场战事的深入探索，而急切地想知道这些信册与自己身世的联系，母亲把它与襁褓中的男婴一起交给赵家，自己的身世应该与信中署名的二人之一有血脉渊源？还是另有蹊跷？他们是谁呢？

赵少伦漫无边际地翻阅起桌上的书册，一个个毛笔记录的人名，像一排排威武不屈的幽灵，或手执大刀、或怒目而视、或征衣溅彩、或刺刀见红，川流不息地往自己脑海游弋，把赵少伦带进了自己熟知的城市和昔日不了解的战场：

六月八日，敌在城东南角挖地道多处，妄思穴守穴攻之术，用棺木装满火药，轰开城墙三丈有余，继用大兵袭城。杨虎城部冯钦哉将军登城督战，击退。阵亡将士以百计：

张九才 十九周岁 合阳黑池人 冯部二营士兵 奉将令与众



兄弟一起从城墙炸开豁口向城外突击，遭炸弹袭击，双腿自大腿根炸飞，上身血肉模糊，忍痛拔刀扎向胸口自殒。在豁口战死的还有：

宋小虎 二十一岁 合阳洽川人 冯钦哉随身护卫，奉命率小分队向豁口冲击，肉搏战死。

潘思雨 二十三岁 临潼赤水人 冯部排长，率部趁敌掘城之机，取棉花浸棉籽油火攻敌军，在城墙爆炸中阵亡。

孙黑头 三十五岁 汉中铺镇人 冯部士兵，身强力壮人送外号铁敌（陕西方言，敌：脑袋），手执短刀与数敌搏杀，被长矛穿心而死。

董生山 四十六岁 兰田芝川人 冯部三营大厨，午时送汤登城，用祖传硬弓，弓开满月，红羽竹箭一支支“嗖嗖”向敌阵飞去，敌应靶中心，死伤数人。由于身重转身迟缓，被窜到身后匪兵砍死。

史铁柱 十八岁 三原城关人 二中学生，与同学一起上城劳军，举城砖砸垮攻城云梯，由于身轻量小失手跌落城外阵亡。

李麦屯 四十一岁 河南开封人，杨部炮兵队排长，在城头架炮指挥，当敌爬云梯攻城时，指挥属下与敌肉搏，身中刀伤无数，终不支倒地身亡。

孝子老四 五十六岁 西府周至人 闲居长安，每日背瞎子老母上街听景，见城上炮响，将其母安坐城下青石，上城助阵，中弹身亡，老母呼儿声声凄惨，连日坐石不为众人劝动，饿死城下。

孙杰三 十八岁 安康岚皋人 东街邮局学徒

柴光汉 三十七岁 长安杜城人 聚合广货铺脚夫

刘增华 年龄不祥 籍贯不祥 冯部马队老兵

李松山 年龄不祥 籍贯不祥 常年乞讨为生

.....

天快亮时，赵少伦迷迷糊糊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困惑和疲惫给了一位高中生太多的激情梦幻，阅历浅薄的脑海出现了连环画一般古城保卫战场景。梦中的保卫战发生在遥远的冷兵器年代，时间发生在盛夏季节，地点是古城墙东南一隅，敌我的态势就是守城和攻城。场景像电影《上甘岭》中的战争

场面，城墙上伙伴都是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学生。他们个个儿光着被硝烟灰尘汗水熏染的上身，与守城的将士们一起，或在箭垛豁口用稚气的眼光瞄准弹弓向城外射击，或嚎叫着以竹杆尖刺猛刺沿云梯上窜的敌军。有的孩子在城墙内侧向城上运砖背石，有的学生娃为战士送汤敷药，有的在敌人密集的强弓利箭中倒地身亡，……少伦自己站在一处低矮的挡墙内向外投掷石块，由于用力过猛重心外移，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身城外。当赵少伦突然眼前一黑惊骇不已的瞬间，觉察到有一只手紧紧抓住后背腰间布腰带，将自己从挡墙城砖上拉了回来。赵少伦感到消失的心跳复苏了，他用感恩的目光转身抬头回望，在生命危机关头出手救助自己的，竟是一位穿白府绸衬衫蓝布西裤，现代女教师打扮的中年妇女。眼前的女人洁白的领角成对称三角形绣饰，紧贴在锁骨下方丰腴的肌肤上，像两只白色的蝴蝶静静地舞动着，迷恋着女人白皙面颊上微笑着的两个小酒窝……赵少伦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妈妈……”做梦也不曾想到妈妈也在自己身边，妈妈不是出远门了吗？什么时候回到了我的身旁？他有多少话要问妈妈，却只会呆呆地注视着……身边的战争场景突然变成了晴空和白云，脚下地砖缝隙间冒出了绒绒的红花绿草……当他伸出双手准备扑向妇人怀抱时，身心已从睡梦中惊醒，望见窗外泛起的亮光，才知道是一场男儿的思母梦境。

……

一九八七年大年三十夜，赵少伦在骑车前往革命公园的路上，又一次记起上大学离家前夜做过的梦，心里暗暗祈祷：今夜一定会找到妈妈！

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夕，古城西安，南哨门外荐福寺。

腊月二十三从晚饭后“月晦之夜”开始，西安城民众陆续隆重举行祭灶家典，迎接新一年来到人间。男人们换新衣在男姓家长的带领下，按辈分成列拜跪，以饴糖、果蔬、糕点等祭灶王爷。虽然门第高低、穷富贵贱、屋厦阔狭各有不同，或许供桌上供品丰简优劣差异有别，但都深信不疑灶王爷“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的强大力量。因为灶王爷回天宫路途遥远，各家各户早早买来木板彩印的灶王爷夫妇画像的同时，象征性地买两张黄草纸印制的“灶马”，一张贴在灶王爷头顶，一张贴在身下。有些讲究人家甚至在供案之下为灶马准备好了豆糠草料，供灶王爷“上